

世界
经典
文库

图文珍藏版

世界军事百科

军事
百科

演绎军事传奇 再现战事风云

王佳乐·主编

线装书局

世界
经典
文库

世界军事百科

军事
百科

演绎军事传奇
再现战事风云

图文珍藏版

王佳乐 主编

线装书局

分類
世界
軍事

圖書分類

王封典主編

世界軍事百科
王封典主編

世界軍事百科

(五) 西西里岛登陆战

1942 年中期。

盟军东进如矢,攻势如潮。

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如强弩之末,锐势顿减。

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给法西斯的最后的、致命的打击,从而结束这场浩劫世界的大战——即将到来。

1943 年 1 月 14 日。摩洛哥。濒临大西洋的海港城市卡萨布兰卡。

丘吉尔和罗斯福为此坐到了一起。

目标或许只是一个,但“利益”却有两个。

罗斯福,羽翼已丰的美国总统,主张集中兵力,在法国西海岸登陆,由西向东,横扫欧洲,借以树立“美国解放者”的形象。

丘吉尔,老谋深算的英国首相,他不想在自己的“家门口”进行大决战,那样,英国将“责无旁贷”地承担战斗的大部

分任务,这对“大英帝国”并没有好处。他坚持主张在巴尔干开辟一个战场,这样,为以后在法国西海岸登陆建立一个“策应地”。

双方终于握手了。

盟军东进的下一个目标:西西里。

目的:迫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分散德军在东、西线的兵力。

1943 年 6 月。

盟军北非远征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盟军在 6 天时间里把 5000 吨炮弹和炸弹扔到了潘泰莱尼亚岛。盟军登岛后,意大利守军似乎早就在盼着这一天,1.1 万官兵没作抵抗就进了战俘营。

“他们厌战情绪空前高涨,部队毫无斗志。”这位司令官对自己的杰作不无得意。

潘泰莱尼亚岛是盟军在西西里清扫的最后一个门户。

就在一个月以前,历时 45 个月的大西洋之战以盟军最终消灭了北非所有德意军队的胜利而告终。艾森豪威尔统率的盟国数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与蒙哥马利将军的英国第 8 集团军会师于突尼斯。

被称作第三帝国的地中海,如今成了盟军随时准备痛击整个欧洲南部的桥头堡。



西西里岛登陆战

被希特勒视作“软腹”的西西里,也因此暴露在盟军的老拳之下。

“苏联方面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是有重大意义的卓越事实,它表明盟国武装力量的实力正在增长,并展示了意德同盟不久将崩溃的前景。”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在他的《论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一书中,这样对美英军队在北非登陆的胜利给予高度评价。

英国首相丘吉尔此时在他的首相官邸情不自禁地喊道:“燃烧吧,‘火炬’!”

他把盟军的胜利,看做是自己战略意图的实现。

1942年6月,丘吉尔就拟定了代号为“体育家”的进攻北非的作战计划,并说服罗斯福赞成了他的方案。

美国舍伍德在《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的英文版一书中说,罗斯福私下对霍普金斯交谈说:“‘体育家’有很大的优点,它将纯粹是美国的事件,它将使我们获得北非……它将为最后控制地中海奠定基础……”

于是,美英双方把在北非登陆方案命名为“火炬”。

现在,这支火炬随着盟军在北非的胜利,已经燃烧到了西西里。

西西里岛位于意大利本土与北非之间,距意大利本土最短距离仅10公里,距突尼斯160公里,距马耳他80公里,是联系欧洲与北非的跳板,也是地中海航线的咽喉。

“当然,这是兵家必争之地!”艾森豪威尔引经据典对他的参谋人员说:“两千多年前,罗马人就因为这一点,和当时地中海的强国迦太基(本土在今天的突尼斯)血战西西里,将其变为自己的属地。之后,他们就以以此为基地,攻陷迦太基城,彻底摧毁了这个地中海的霸主。”

艾森豪威尔的兴致很高。他已经接到报告,那个墨索里尼苦心经营的潘泰莱尼亚岛,已经落入盟军的囊中。这个小岛是盟军进攻的必经之地,但这个小岛峭壁垂叠,工事坚固,地势又完全不适于空降部队,很令盟军计划人员头痛。

“从地图上看,西西里岛就好像是意大利跷在地中海的一只恼人的‘脚尖’。”艾森豪威尔指点着作战地图,转身面向他的参谋人员说,“现在,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在这只臭脚丫子上,狠狠地踹它一脚!”

与此同时,远在英国丘吉尔也不无得意地说:“除了傻瓜,谁都会明白,盟军的下一步目标是西西里岛。”

地中海。

蒙哥马利带着他的第8集团军,作为东线特遣队,由795艘舰船运送,携带715艘刚刚发明的登陆艇,向西西里岛的东南角长达65公里的海滩进发。其中,第5师和第50师从地中海东端的苏伊士、亚历山大和海湾出发,将在锡拉库扎和帕塞罗角之间登陆;加拿大第1师从英国赶来,在岛的东南角以西登陆。

盟军第十五集团军群司令英国陆军上将哈罗德·亚历山大给他的最终任务是:夺取墨西拿。

与此同时,仅仅间隔32公里的西线,由巴顿指挥的特遣部队,由580艘舰船运送,携带124艘登陆舰,在西西里南部65公里的海岸登陆。其中,第45步兵师由

突尼斯的比塞大起程,装有坦克登陆艇,作为右翼在斯科格利蒂登陆;第1步兵师和第2装甲师从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和奥兰(瓦赫兰)上船,在杰拉登陆。

巴顿的任务是掩护蒙哥马利的左翼。

巴顿为此颇为沮丧,但军令如山:“我还得把他妈的这事做好。这是命令。”

事实上蒙哥马利此时锋芒正健。

丘吉尔本来是任命戈特为英国第8集团军司令的,但戈特在飞往开罗途中因飞机失事而丧命,结果蒙哥马利登上了司令的宝座。重整旗鼓的蒙哥马利,在阿拉曼战役中,居然打得素有“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大败亏输。在决定胜利的12天战斗中,盟军毙伤和俘敌59000人,俘虏中包括了隆美尔的助手冯·托马和9名意大利将领,并缴获了坦克350辆,大炮400门,军用物资数千吨。

蒙哥马利因此次大捷而荣升上将,他的名字也因此名扬四海。

现在,他和巴顿率领的两支庞大的攻击舰队,正分两翼向西西里步步紧逼。然而,守岛驻军竟毫无察觉。

“伙计,我这次送给你的可是吃了要肚子疼的‘铁疙瘩’,而不是让你满口留香的‘肉馅’了。”蒙哥马利站在指挥舰船头得意地向远方的西西里岛喊道。

他说的是一个秘密。一个用“肉馅”做的盟军用以欺骗希特勒的秘密。

对于西西里的军事价值,盟军当然不是傻瓜,但是希特勒也不是傻瓜。在盟军制订作战方案的时候,希特勒也正在他的西北大本营,两眼死死地盯在地图上的三个地方,脑袋快如轮转地分析着盟军可能进攻的目标。

盟军可能从西西里登陆,因为这样就打开了通往意大利本土的道路;

盟军也可能先占领撒丁岛,这样就等于拉开了在法国南部登陆的序幕,而且,美国人早就想这么干了:

盟军也有理由在希腊和巴尔干半岛登陆,这一地区从来就是东方民族入侵欧洲的通道,1915年,当时的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就想在这里开辟第二战场了,但以失败并被罢官而告终,想来,今天欲报一箭之仇也是情理中事。

对盟军来说,这三个目标,个个诱人,个个可能。

对希特勒来说,多少有点茫然了。

就在这时,西班牙元首佛朗哥大元帅给希特勒送来了从溺水而死的英国少校威廉·马丁身上发现的一个装有文件的公文包。

然而,不幸的是,这正是盟军设置的一个被称作“肉馅”的骗局。

这些文件表明,盟军将进攻西西里,但只是佯攻,仅仅是为进攻撒丁岛和希腊做掩护。

问题是这些文件的可靠性。

德国情报专家在西班牙的医生解剖了马丁少校的尸体,发现了他肺部的积水,溺水而亡是确实的,然而,盟军找到的这具尸体是因患肺癌,且肺部已经积水的病人的。

军官证当然不能是崭新的,于是,公文包里多了一份因遗失而补发的证件。一个与死者相像的空军机械师的照片贴在了证件上。只是人稍为瘦了些。但专家

说,马丁少校在海水中泡了以后要变形,这点误差应该允许。

一个年轻的姑娘为这个不存在的亡者写下了情意绵绵的情书。后来,德国特工竟找到了这个姑娘,这位小姐为马丁的“突然狠心离去”,竟伤心地流了泪。这个特工说:“马丁的母亲来信说了你们的婚事。”姑娘纠正说:“不,是他父亲的信。”的确,这封信正在德情报总部。

公文包里有一张马丁的欠单。特工找到银行,说马丁已经牺牲,上司让他来还钱。行长翻出一个大账本,认真地说:“不错,一共是 79 英镑 19 先令 2 便士。不过,他已为国捐躯了,这点钱就算了。”这个数字与欠单是相符的。

问题是:一个小小的少校,怎么可能带着英国副总参谋长的信件,并且透露了这个重要机密呢?盟军已经替希特勒准备好了答案。蒙巴顿公爵在信中说,马丁少校确实是个天才,他恳请前线指挥官坎宁安上将,“在进攻结束后,请立刻把他还给我。”

当盟军确信“肉馅”计划实施完毕时,《泰晤士报》公布了一批包括马丁少校在内的阵亡将士名单,并发了讣告。仔细的德国特工从一大堆的名单中找到了马丁的名字。

一切都是那么合情合理。于是希特勒下了最后的决心。

“对撒丁岛和伯罗奔尼撒的措施要优先于一切。”

根据他的命令,一个党卫队装甲旅被调到撒丁岛,驻在法国的一个装甲师整整装了 160 列火车,用了 7 天时间也开到了希腊。希特勒甚至亲自从苏德前线抽出 2 个装甲师,用了 320 列火车、9 天时间开到了希腊。他的宠将隆美尔元帅也奉命赶到雅典,他要在那里组建一个新的集团军群。

就在蒙哥马利站在指挥舰上得意的时候,又一支空军战机编队呼啸着从头顶如箭飞过。一连几天,盟军以 4:1 的空中优势向敌军连续发起轰炸,地中海的制空权被牢牢地握在盟军的手里。

“没有制空权,舰船犹如浮动的靶子,自身难保,当然也就根本谈不上登陆。”这是英国人在战争中得到的教训。

“报告!”参谋人员刚刚接到通报,又有一艘船只遭到德国潜艇的袭击,但并未产生严重影响。

“这是第 4 艘遭到袭击的船只,而且,有惊无险。”蒙哥马利转身对作战参谋说:

“传我的命令,全速前进!”

“准备……”负责海军行动的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在马耳他瓦莱塔的办公室里,接到了两支特遣队已经在地中海集结待命的报告,正要发出“登陆”的命令,一场意外的风暴打乱了他的部署。

他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他不担心德国和意大利的海军,对于英国皇家海军来说,他们已经统治世界海洋 300 年有余了,加上迅速崛起的美国海军,敌人的海军力量不足挂齿;空军已经在地中海取得了制空权,而德意空军早被打得失去了往日的威风。

“地中海风云莫测。”坎宁安说,他担心的就是天气。现在舰队已经集结,他必

须决定,或是登陆,或是返航。

如果下令返航,他担心盟军苦心经营的作战意图将会暴露,即非如此,那么多的部队,谁也保证不了有的因接不到命令而按计划实施登陆,那么等于去送死。

他在办公室里眉头紧锁,一言不发。

此时,地中海风暴正狂,恶浪滔滔。万吨巨舰左右摇晃,数百吨的平底登陆舰则像一叶轻舟,时而被送上峰顶,时而又被推入谷底。船舱里挤满了准备登陆的官兵,在颠簸不已的风口浪尖上,纷纷呕吐不已,一片狼藉。

巴顿指挥的部队更是狼狈。这些大多刚刚入伍的新兵,被英国兵讥笑为“连海风的味儿都没闻过”。在5月份的演习中,美国兵洋相百出,气得巴顿把最难听的话都用上了,连艾森豪威尔都在一旁窘得一言不发。

不过,这个时候,英国兵的嘴巴已经软下来了,他们好不了哪去。

“这种鬼天气!”不仅舰船上的官兵在诅咒,就是指挥部的人,也觉得应该取消登陆计划。

然而,在地中海工作多年的坎宁安,也摸清了地中海的脾气,他觉得风暴在日落或日出时就会平息。他终于下达了命令:继续前进。

夜里23时,奇迹出现了。刚才还疯狂肆虐的风暴,突然消失得无踪无影,一轮明月高高挂在明朗的夜空。风平浪静,一切好极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在给盟军带来了一些麻烦的同时,也给即将到来的登陆行动造成了偷袭的最佳效果。守卫西西里岛的意大利军有23万人,德军4万人。但意大利编制的11个师,有7个师是海岸防卫队,即胡子兵,士兵沮丧,战斗力很低。但是,墨索里尼对德国人“协助”他防守地中海难以接受。

“我不愿意让世界和国人看出我是依靠德国人的帮助而生存的。”他这样说。

然而,他却闭眼不看自己的军队实在是不堪一击的事实。果然,当风暴骤起时,这些老爷兵由于连夜警戒,早已疲惫不堪。他们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在床上舒服地翻着身:“感谢上帝,今天夜里,他们无论如何来不了。”于是,放心睡大觉去了。

午夜,正当意大利守军进入甜蜜梦乡的时候,盟军登陆部队也准时、准确地到达了预定海滩。从风雨飘摇的困苦中振作起来的官兵,乘坐一艘艘平底登陆艇,随着扑岸的波涛,乘势奋力在滩头抛下锚链。借着夜幕,登陆部队迅速向指定目标移动,由西西里人组成的海岸师还未与盟军接火就崩溃了。战争已使他们厌倦了,而且他们发现,作战越卖力,德国人留给他们家园的东西就会越少。所以,当他们看到海滩上盟军舰艇铺天盖地而来,满载部队的登陆艇已布满滩头,他们最后一点的抵抗斗志也就消失了。

“成群结队的投降士兵,蜂拥到海滩上的战俘营,以致盟军被战俘践踏的危险比挨子弹的危险还大。”一位负责收审战俘的军官焦急地向上司报告说。的确,他们没料到,还未开火,敌人就心甘情愿地做了俘虏,还且人数又是那么多。

当黎明到来的时候,西西里海滩上的防线已经被摧毁了。剩下的留在腹地的德军试图用炮火还击盟军,但炮火稀少而且不准确,只给盟军造成极少的伤亡。

战报很快送到了坎宁安的指挥部。这位历经多次海战的海军上将立刻作出如

下评价：

“这几乎是一个奇迹。那么庞大的舰队能在敌军的海岸抛锚停泊……而损失却微不足道。这的确是个奇迹。”

准确地说，守岛驻军首先发现的并不是来自海上的进攻，而是来自天上的天兵天将。

在夜幕的掩护下，盟军 366 架运输机和 104 架滑翔机，在战斗机、轰炸机的护航下，载着 3400 名美国伞兵和 1500 名英国伞兵，从突尼斯起飞，直扑西西里岛。庞大的机群，犹如黑压压的一片在夜间迁徙的蝙蝠群。为了避开敌人的雷达，机群在海上沿着一条复杂的航线飞行。很快，机群已掠过滩头，但这时岛上的炮火已骤然响起。一些没有夜间占领岛屿经验的飞行员，慌乱中过早地投下滑翔机，结果，只有 54 架滑翔机在西西里着陆，其中 12 架还远远地偏离了目标。有的飞行员把月光下亮闪闪的海水当做了沙滩，结果至少有 50 架滑翔机被扔到了海里，伞兵不明不白地被淹死了。也有的飞机迷了航，从此杳无音信。美国伞兵的运气略好一些，但为了躲避炮火，加上强劲的高空气流，伞兵被迫随风飘落在方圆 80 公里的地区。但是，这些无意中散开的空降兵，倒在敌后引起了普遍的惊慌和混乱。这些若干小股的伞兵，勇猛顽强，各自为战，并迅速向预定目标冲击。英国伞兵攻占了一座大桥，美国伞兵则控制了杰拉以北的高地，还有一些零星伞兵则占领了部分公路交叉点。

两天后，时运不济的美国伞兵又遭厄运。这天夜里，师长李奇微带领第 82 空降师 504 团 2000 名伞兵乘坐 144 架 C-47 运输机准备在滩头伞降。但刚刚遭到德国战机空袭的滩头部队，见又有一群飞机从低空飞来，不问青红皂白，迎头一顿炮火，一架架运输机顿时成了夜空中的火炬。慌乱中，许多飞机相撞起火，伞兵更是惊恐万状，纷纷跳伞逃命。只几分钟，23 架运输机葬身大海，37 架受重创，伞兵伤亡 318 人，失踪 68 人。

盟军是因为要抢占岛上各路口，以阻击德军趁登陆部队立足未稳时反攻，才决定首次使用空降兵的，并已设想了许多不利因素。比如，登陆部队必须在大潮之日，还要求是黑夜；但空降兵则要求有光亮。指挥部为此已经把空降的时间安排在凌晨，以借月光着陆。但他们仍没料到竟会出现那么多失误。

再说登陆部队顺利廓清了海滩防线，但第二天天刚亮，德意军就向盟军滩头发起了疯狂的反击。驻守的德军虽然只有 2 个师，4 万人，但这是以强悍著称的“戈林”师和第 15 装甲步兵师。这支部队的官兵训练有素，身经百战，斗志顽强。负责指挥的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嘱咐两个师长：“无论意军怎么样，只要盟军上岸，德军就要立刻向滩头进攻，趁盟军立足未稳，把他们赶回大海。”

在空军的配合下，盟军停泊在海岸附近的舰船遭到狂轰滥炸，被引爆的炮弹、火箭四处横射，滩头一片混乱。这时，戈林师乘机发起攻击，其横冲直撞的装甲部队，差点就真的把由布莱德雷将军指挥的美军部队赶回了大海。

此时，美第 7 集团军司令巴顿正在杰拉的一座楼顶上指挥战斗。他眼睁睁地看着德国的坦克波涛般地冲向海滩的美军阵地而束手无策。他的部队在西线登陆

遇到了麻烦,登陆场海涛拍岸,拥挤不堪,卸船十分困难,一些重武器根本不能全部上岸。

事实上,巴顿在出发前就大发牢骚,认为亚历山大偏袒英国人,把好港口和道路都划给了蒙哥马利,留给他的只是两个小港——杰拉利卡特和海滩。

的确,如果不是盟军飞机不间断的突袭,再加上德国坦克兵还不熟悉这种新式坦克,结果因为机械故障而自己停止了攻击,不然,其结果确难预料。即便这样,美国滩头部队第45师的一个营仍躺在了德军坦克的履带下,并俘虏了它的营长。

7月11日清晨6时,戈林师在56吨的“虎”式坦克开道下,又向装备简陋的盟军发起了更具威胁的反击。坦克越过山地,开始在平原地带更快地向盟军的滩头阵地冲去,一部分坦克已经碾毁了美军的前哨阵地,甚至冲到了最后一块沙丘地带。

盟军危在旦夕!

第505团团长加文急红了眼,亲自架起“巴祖卡”反坦克火箭筒在不到3米的距离向“虎”式坦克射击。但是,红光闪处,坦克只哆嗦了一下,身上仅多了一个白点,坦克照样向前攻击。

“它的装甲太厚了!”对讲机愤怒地向巴顿报告说。

滩头阵地开始用刚缴获的意大利火炮射击,但作用仍不大。坦克群已经把盟军滩头部队逼到了离海滩不足1600米的地方。

然而,危急关头,一名年轻的海军少尉挽救了巴顿。

这个负责海陆联络的少尉军官,自登陆部队完成任务后就一直被冷落在一边。此时,他见情况危急,也不待巴顿发话,举起对讲机,要求停泊在岸边的美国巡洋舰“博伊西”号和“萨凡纳”号及其他驱逐舰实施炮火支援。顿时,停泊在滩头观战的美国巡洋舰上的8英寸大炮和驱逐舰上的5英寸大炮吐出阵阵火舌,成群的炮弹准确地落在凶猛攻击的坦克群中和紧随其后的德军头上,登时火光冲天,爆炸声不断,德军猝不及防,只得丢盔弃甲退回巢穴。美军迅速扩大战线,几个反冲锋,终于又夺回了阵地。

巴顿有惊无险,他感激地冲着那位年轻的海军少尉联络官点了点头。

收复了失地的布莱德雷将军对舰炮打坦克更是欢呼不已。

“战场上,就应该打破常规,灵活机动。”这位在大西洋战争中初露头角的将军兴奋地说。

事实上,在对隆美尔的最后一战中,德意军在朗格斯托粒峰和609高地据险顽抗,做困兽之斗。英美军屡攻10天不下。此时,就是这个布莱德雷,突发奇想,把坦克开上难以通行的山路,当做大炮使用。德意军猝不及防,阵脚大乱,只好乖乖地自己排好了队,整整齐齐地前往战俘营去了。

如今,海军的舰炮上起了“刺刀”,居然打退了德军新式坦克的进攻,而且帮助他重新在阵地上站稳了脚跟。这怎么不令他激动万分呢!

东线的蒙哥马利在登陆之初遇到的麻烦要比巴顿少得多。在开头3天里,英军就肃清了岛的东西地带。随即,蒙哥马利根据预定方案,以极大的努力向北推

进。但德军南线总司令凯塞林元帅在11日的反击失败后,知道岛将不守,随即改变战略,死死拖住盟军,以争取时间保证德军人员和装备安全撤到意大利本土。为此,他急令在巴勒莫地区的第15装甲步兵师回援。此时,德军又从科西嘉空降了一个伞兵分遣队。这样,岛上的德军和后援部队就在通往墨西拿的95公里长的埃特纳火山的东侧要道上据险固守。蒙哥马利虽然也得到了一个伞兵旅的援兵,但在德军的殊死抵抗下,迅速肃清西西里的希望落空了。这样,蒙哥马利被迫将主力西调,以配合巴顿的东进部队,企图迂回北进。

新的作战计划改变了巴顿的角色。原来只是作为东线部队的掩护和分散敌人注意的力量,此时成为一支主要的先锋部队。趁着德军与蒙哥马利厮杀之际,巴顿挥师西进,连克数城。7月22日,德军重要据点巴勒莫也让给了巴顿的部队。

然而,部队越往前赶,受阻也就越大。这里的山路崎岖不平,易守难攻。守军越是后撤,战线就越短,守军的人数也就越少。并且,此时德军又得到了一个装甲榴弹师和一个装甲军的增援。他们一边掩护主力部队后撤,一边使出拿手好戏,在盟军必经之地埋地雷,炸桥梁。虽然此时巴顿也得到2个步兵师的增援,但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反而舒展不开。

“我的部队行如蜗牛!”指挥部多次督促部队推进,但巴顿无可奈何。

为了尝试加速前进,巴顿发动了3次小规模的两栖跃进。第一次是8月7日至8日夜,在圣阿加塔登陆;第二次是8月10日至11日夜,在布罗洛登陆;第三次是8月15日至16日夜,在斯帕达福拉登陆。

这3次登陆行动无疑是正确的,但毕竟发动得迟了些,收效甚微。正如坎宁安上将所评价的:“如果充分利用两栖作战部队包围敌军,那么收获可能会更多一些,从而扫清进军的道路。”

的确,当巴顿发动第3次登陆时,敌军的殿后部队已经北撤了。据统计,万名德军和6万名意军带着47辆坦克、1万台车辆和1万吨补给品,逃出了盟军布下的罗网,渡过墨西拿海峡撤回本土去了。

事实上,德意军的撤退组织得很成功,差不多是在六七天中就完成了,且没有遭到盟军的海、空军任何严重截击,因而也就没有遭到严重的损失。

于是,8月17日上午6时30分,巴顿的先头部队已经在墨西拿受到掌声和鲜花的欢迎了。巴顿终于在战争结束前,抢先于蒙哥马利而第一个进入了墨西拿。

亚历山大在这天给丘吉尔的电报中说:“1943年8月17日上午10时,最后一名德军已被逐出西西里。全岛现已在我们手中。”

然而,巴顿在墨西拿的荣誉,却因为他打了两个未受伤的士兵的耳光,而丧失殆尽,并差一点就断送了他的前程。

“耳光事件”是巴顿在视察医院时发生的。两个士兵因为“受不了”和“忍受不了炮击”而未伤住院,激起了他的愤怒,他一边骂他们是“胆小鬼”、“婊子养的”,一边挥手打了他们的耳光。

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哗然。有人写道:“如果要让我们的士兵受虐待,那就把希特勒请来让他干吧!”还有人建议撤了巴顿的司令官,让他去西海岸日本人收容所,

去“打那些小日本的耳光”。

此事幸得艾森豪威尔的保证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的帮助,巴顿才保住了现职。

毕竟,他们太了解这位手下干将了,果然,在一年后的诺曼底大战中,巴顿东山再起,大显身手,而且成为后人大书特书、仔细研究的熠熠生辉的名将、战将。

如果说盟军在实施两栖登陆时遇到一些麻烦的话,那么,这也是预料中事。尤其是作为一次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能取得战斗的最后胜利,已经是成功的了。

事实上,盟军也是把这场战斗作为检验登陆作战能力的一次“实战演习”。

“即使对于英国皇家海军来说,在其数百年辉煌的历史上,虽然也成功地进行过无数次登陆作战,但是,近几十年来却成功者寥寥。”丘吉尔首相也不得不这样承认。

就在去年8月,英国为了向美国证明登陆作战的复杂和难度,也借以获取一些经验,英国命令一个师的加拿大军队攻占了法国的第厄普港,坚守数日后再撤出来。结果,加军刚一出发,就被德国飞机一路跟踪,而岸上的德军早已严阵以待,加军刚一登陆,就被闻讯赶来的装甲部队摧垮了。加军死伤俘逾6000人,还未能深入到港口腹地。这一战更让1915年在加利波里丢官的丘吉尔胆战心惊。

从进攻者来说,似乎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的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但是,凡登陆者,必须海上无大浪,还必须大潮时分,而这个因素都是公开的,敌人可以据此做好准备。

其实,所幸美英两国工程师事先研制出了可以直接冲上海滩,把步兵和坦克送上岸的登陆艇和登陆舰。否则,这次能不能顺利登陆,也是说不好的事情。

事实上,即使有了这些准备,巴顿的西线部队仍因为港口陡峭,一些重型装备难以上岸,而失去了增援滩头部队的良机。而且,如果这些登陆部队能抢在敌人之前把墨西拿这个口袋封死,盟军的收获或许就会更多些。

据后来的文件记录推算,在西西里的德军有6万多一点,意军为31.5万人。被俘的德军为5500人,13500名德军伤兵被撤离,被击毙的德军不过几千名。而美、英等盟军兵力的损失总数约22.8万人。

但是,作为此次战役的巨大政治和战略成果,是它促使了墨索里尼政权的垮台和意大利的投降。

意大利人已经对德国法西斯满腹牢骚,怨声载道。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道,意大利的地方官员曾对希特勒的前任外交部长牛赖特说:“人民的情绪就是那样,你们不得人心,那是你们自己造成的;你们征用了各种东西,并且吃光了小鸡。”

意大利国王埃曼努尔在他的私人日记中写道:“盟国无疑是了解意大利军队的可怜状况,除了几辆德国坦克外,没有装甲部队。”

德国人专横跋扈,横征暴敛,“领袖”墨索里尼更如赌棍,赤膊上阵。根据他的命令,14到70岁的男子和14到60岁的妇女都要为国家服役。人民厌倦了,军队士气涣散了。贫穷的意大利帝国再也无法继续进行战争了。

眼下,意军在西西里、北非及苏德战场上的惨败,进一步加深了意大利法西斯

政权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

事实上,就在盟军向西西里岛腹地推进的时候,墨索里尼就接到国王埃曼努尔的通知,要立即接见他。

等他在皇宫一坐定,国王开门见山地告诉他:“最高委员会已经决定解除你的政府首脑职务。看来,只有我能对你担保并保护了。”

墨索里尼如雷轰顶,顿时呆若木鸡,跌跌撞撞出了宫门,向停在一边的自己那辆黑色专车走去。但肃立静候的皇宫卫队长拦住了他:

“我受国王之命保护您的安全。先生,请您上这辆车。”卫队长指着一辆挂有红十字的白色救护车。

“没有必要!”墨索里尼还是坚持走向自己的汽车。

“不。”卫队长坚决地说,“您必须乘那辆车。”

墨索里尼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了。车上,一位中尉、两个卫兵和两个便衣警察正提着冲锋枪等着他。

就这样,这个以“恺撒大帝”自诩、执掌意大利政权 21 年的法西斯创始人,如今成了阶下之囚。

而他的继任巴多里奥元帅为首的意大利新政府,经与盟军多次秘密会谈,终于在西西里锡拉库扎的橄榄林里签订了投降书。

为此,评论家们把盟军在西西里的胜利,也叫做希特勒“流血的软腹”。

(六) 松山攻坚战

1990 年,滇缅边境,松山。

山高林密,风紧涛响。一位名叫木下的日本老者面山而跪,号啕痛哭。他一边把许多从岛国带来的精美祭物抛向山坡和深谷,一边做寻寻觅觅状,走走停停,几乎是从山下跪上山顶的。

45 年前,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战中,历时 120 天的松山大战,3000 余日本侵略者葬身此处。木下,中尉军衔,时任护旗官,在战斗的最后时刻,因奉命执行向上级汇报战斗经过的任务,成为松山战役的唯一幸存者。他如今住在东京市郊的下田町,为京都某商庄退休职员。

45 年前,1945 年的 9 月 8 日,重庆,黄山别墅。

在国民政府为欢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先生举行的盛大宴会开始前,一身戎装的蒋介石,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沉重口吻说道:“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就在几个小时以前,我军终以重大代价攻克怒江前线的重要据点松山……”

一阵掌声过后,蒋介石继续说道:

“我提议,让我们为前仆后继英勇阵亡的前线将士默哀一分钟。”

话毕,他躬身将一杯艳红的葡萄酒缓缓泼洒在墨绿色地毯上。

是役,我方牺牲 3800 余人,伤者亦大致相当。

木下,最终如愿以偿地取走了一包松山的泥土。

而松山战役,也作为中国远征军在滇缅反攻作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写下的中国抗日军人壮烈的一笔而永载史册!

1945年5月,以卫立煌为司令长官的中国远征军开始了对滇缅边境日军的反攻。

1941年12月,蒋介石在重庆主持召开中、英、美军事联席会议后接见了中外记者,他发布了一条震动西方世界的消息:

“我国国民政府已经作出决定:不日将出兵缅甸,与日寇决战。”

世界舆论迅速作出反应。美联社为此发表评论说:“蒋介石委员长……决心要在大战中扮演大国角色,并在世界战略中进一步确立中国的大国地位……”

的确,这被认作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出兵争夺势力范围。

1942年年初,中国远征军入缅协助英军作战。5月中旬,中英联军作战失利。日军占领缅甸,英军退入印度。中国远征军除孙立人阵前抗命,掉头杀敌反突围安全退至印度,其余主力则随杜聿明经野人山、原始森林,损兵折将退至滇西。年仅38岁的一代抗日名将陆军第200师少将师长戴安澜就是在这次撤退途中,被一枚机枪子弹击中腹部而以身殉国的。

日军占领了缅甸,实现了其作战计划:切断中国与西方联系的唯一交通线——滇缅公路,断绝英军的援华物资,并借此打开西进大门,伺机进犯印度,以便和德国法西斯在中东会师。

中美英三国为此就发动缅甸反攻作战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磋商。战役企图就是,歼灭缅北日军,打通中印公路,改善盟国对中国战区军需物资的运输。

丘吉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8月,在美英政府首脑的魁北克会议上,决定成立东南亚司令部,任命英国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为总司令,史迪威任副总司令。10月,蒙巴顿飞到重庆,向国民政府说明了这一计划的具体部署。

准确地说,松山战役只是怒江战役的一部分,而且,松山战斗也是敌前变更的结果。

当时,横渡怒江的作战训练已进行了十多天,但美军给卫立煌送来的一份缴获的紧急情报表明,日军似乎已明悉我军部署,正在有针对性地调整兵力,卫立煌当时认定重庆方面出了奸细。

其实,这个谜底直到1973年才被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出版的《缅甸作战》揭开。原来,日军占领了滇西的芒市,就在这里架设了东南亚最大的无线电监听站“芒市一号”。它破译的重庆密码率约为五分之一。这已是相当惊人的成绩了。而1944年2月,一架迷航的盟军侦察机因为燃料耗尽而不得不在腾冲北郊简易机场迫降,机上的一名美军驾驶员和两名中国情报军官立即成了日本官兵的俘虏。而他们随身携带的最新编制密码本及怒江东岸中国军队编制表则让日军大喜过望。此后,这架飞机连同另外3个人“失事”坠毁后,“芒市一号”的破译率高达70%。

卫立煌当机立断,责令参谋部变更作战计划。他亲自带着新起草的进攻方案直飞重庆面谒蒋介石。

“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能负责?”蒋介石问。

素享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威名的卫立煌,此时挺身而出:“如果失败,卑职愿领罪责。”

卫立煌仍以原二十集团军继续摆出正面攻击姿态以迷惑敌人,余部则昼伏夜行,秘密运动。当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已经完成时,“芒市一号”侦听电台发现松山一带通信信号突然增大才引起警觉。

但是,中国军队毕竟占了先机。潮水般的中国大军已经在松山完成集结任务。

松山,山高林密,地势险要。

松山是龙陵县境内第一高峰,海拔 2690 公尺,周围长达 25 公里。它突兀于怒江两岸,形如一座天然的桥头堡。

松山的战略地位尤其重要。

由于滇缅公路环绕期间,日军占据着松山,不仅完全切断了滇缅公路,而且控制着怒江战场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还与腾冲、龙陵形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

松山对处于劣势的日本人来说,更是至关重要。

从兵力上讲,日军处于劣势,日军只能以一个能独立作战的加强团,依托长期修筑的既设阵地,死守待援。但松山却是日本人在这场战争中取胜的关键,它是内线,是钉子,是支撑胜利的据点。据说,登上主峰看高地,无须借助望远镜就能将东岸中国军队的阵地尽收眼底。而美军侦察机航测资料表明,日军居高临下设在松山阵地上的一一五榴弹群,至少可以将两岸 100 公里的路段完全置于炮火控制之下。

“滇缅路上的直布罗陀!”美国报纸这样形容松山之险。

而就在 3 年前的 1942 年 2 月,英国人在新加坡苦心经营 20 年的被称作“东方直布罗陀”、世界著名的第四大军港新加坡,在日军强大的攻势下,仅 5 天就陷入日军之手。据称,这一胜利是日军有史以来最大的陆地胜利。在日本国内,东条英机政府得意地宣布,每家每户都发啤酒两瓶、赤豆一包、酒三瓶。

只是现在,横扫东南亚的日本人,自己构筑了又一个“直布罗陀”!

为了构筑这一据点,深谋远虑的日本战略专家专门从缅甸调来一支工兵部队,并征集了泰国、缅甸的大批民工,昼夜施工、苦心经营始得完成。松山工事完全按照永久性作战需要构筑,极尽复杂坚固。据此,工程建成后,曾作过重炮轰击和飞机轰炸试验,结果,数枚 500 磅重型炸弹直接命中也不能使之受损。

据参加松山战役的幸存者回忆,松山工事不光牢固,轰不垮,而且很隐蔽,不容易发现。你冲锋时,他并不开枪,等你冲到跟前了,暗堡里的机枪就响了。而这些暗堡的火力又是交叉的,你想摸近这个,那边的枪响了,很难接近。即使接近了,也不好顺利搞掉它。据说有个四川兵七摸八摸到底摸到了敌人地堡跟前,不料地堡既没门,也没可作支撑的地方。只露出几个枪眼。这个四川兵掏出手榴弹就扔,谁知反被岩石挡了回来,炸断了自己一条腿。

对松山的攻势,是国民党军队的惯用的飞机加大炮。近 30 架的美军 B-29 飞机对松山的狂轰滥炸拉开了战斗序幕。

担任主攻的是第71军28师。中将军长钟彬确信,自己能够成功,因为根据侦察报告,松山守敌仅三四百人,火炮5门,机枪10挺。而按中国军队的人数,约为日军30倍。两个整编军还可随时增援,取胜当万无一失。

进攻之初是平静而顺利的,他们甚至是在等待敌人出现。

然而,已经被飞机和大炮炸成一片焦土的外围山头,根本就见不到一个敌人,连枪声也没有。进攻的士兵们警觉地蠕动着,只好自己不断鸣枪壮胆。

500米,敌人阵地还是沉默着;200米,敌人阵地仍然沉默着。71军军长钟彬从望远镜中跟随着他的进攻部队已经进入了敌人核心山头。此时,他甚至有点释然了,毕竟,三四百人的小股部队,哪能经得起兴师动众的狂轰滥炸呢!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几乎是在一瞬间,山头上枪声大作,爆炸声震耳欲聋,惊得钟军长架在鼻梁上的望远镜差点从手上掉下来!

望远镜里,已看不见山头阵地士兵的身影,硝烟和黄土已经把山头裹住了。

能听见的是枪声,而且是机枪声。但不是10挺,而是50挺,100挺,甚至还夹杂着小门炮。枪炮几乎是程序性的,而交叉的火网更像是精心编织好的。

仅仅15分钟,首轮进攻的一个营只退下来一排。正副营长均陈尸山头。

身经百战的钟军长,不相信日本人眨眼工夫就能把他的部队赶下山头。于是第二次炮击之后,更大规模的进攻开始了。

然而,结果似乎简单得很,进攻依然失败。

钟军长不敢轻敌了。

他知道,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指挥部已经从昆明附近推到距怒江前线不到50公里的保山县马王堂镇。而卫立煌是向蒋介石下了“愿领罪责”的军令状的!

他更知道,蒋介石也在注视着松山,虽然说蒋介石出兵缅甸,有点自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但也是他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更不幸的是,出师先就不利。现在实行反攻,如果在松山卡了壳,“老头子”是不会容忍他的失败的。

他只能继续组织冲锋!

在敌人密集的火网下,进攻部队艰难地推进着。有时白天打下一座山头,夜晚又被日本人夺回去,漫山遍野躺满了战死的士兵。

据战后资料表明,71军第28团在初战的半个月中,先后组织了5次大规模的进攻,伤亡达3000人,战斗毫无进展。

“松山,难道你就注定要给第71军带来灭顶之灾?”钟军长悲愤地吼道。

也直到此时,71军才算搞清了敌情:日军守备队共有兵力1200余人,火炮数十门,机枪百余挺,还有坦克若干。

大吃一惊的钟军长,在惨败之后,总算给自己找到了“适当”的借口。

司令部闻讯,急调第6军新编39师增援,但也遭很大伤亡。月底,两个师勉强攻占了外围腊勐寨,并随后一度挺进到龙陵城中。然而,日军的援军亦已突至,内外夹击,他们只好又退出城外,在公路沿线山头掘壕固守。

松山前线阵地出现了短暂的平静和对峙局面。

日本守军师团长名叫松山佑三。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人，五短身材，意志坚定。战争使他从上尉军官迅速晋升为将军。面对10倍于他的中国军队，他竟毫无怯意。他要证明日本皇军“以一当十”的武士道精神是战无不胜的。

当中国军队的主力从怒江正面转移，突然对松山、龙陵大举进攻时，他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为此，他亲率师团主力驰援松山，并将已经攻入龙陵城的中国军队又赶出了城外。

“松山据点是插在中国军队心窝上的一把匕首。它把中国军队分割成彼此孤立的三块，使之首尾不能相顾，最终各个击破，使之全线崩溃。”松山佑三深知松山的战略作用。

中国军队当然也看破了日军的企图，即一旦日军驰援部队与松山会师，则中国军队出入国门的通道将被关闭。事实上，由于松山在日军手里，已经牢牢卡住了滇缅公路的咽喉要道，中国军队急需的粮食弹药不得不靠人力骡马经由山间小道运送。

松山，成为敌我双方拼死争夺的焦点！

卫立煌下令，远征军总预备队第8军接替71军继续攻打松山。

第8军第一师由于战功卓著，被授予荣誉第一师，由少将副军长李弥兼任第一师师长。

雨季的来临，使进攻更加艰苦异常。大雨造成山洪泥泞。7月5日，第8军的3个步兵师在炮火准备以后，从4个方向对松山进行首轮进攻。

山更陡，路更险。数以万计的中国士兵手和脚都用在在了攀登上。而以逸待劳的日本守军，除了在开阔地带集中射杀外，还派出小分队，携带掷弹筒、手榴弹和迫击炮，隐蔽出击，一顿狂轰，就能把筋疲力尽的进攻部队赶下山去。接连几日，第8军进攻官兵伤亡600余人，自己收效甚微。

一日夜，荣一师荣三团一部约200人乘夜悄悄突入敌主峰高地，试图中心开花，打乱敌人阵脚。不料立足未稳就遭到包围。战至黎明，仅有2名伤兵爬下山来。但他们带回了高地的情况。

据伤兵称，高地中央乃一大地堡，四周簇拥无数小地堡，火力网四面交叉，密不透风。堡与堡之间还有掩蔽壕沟相通。

“难道中国军队除了死伤累累，果无计可施吗？”李弥将指挥所搬上前沿阵地，亲自督战三日，终于翻然醒悟。他在作战日记中写道：

“敌之强，强其工事、堡垒、火力。苦与敌争夺一山一地得失，中敌计也。须摧毁其工事，肃清其堡垒，斩杀强敌，余始克有济。”

这就是说，松山之战不应以占领山头为目的，而必须将敌人堡垒逐个予以摧毁，消灭敌人的依托，方能大功告成。

曾参加松山战役的现昆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委员、《昆明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委、时第307团中校副团长陈伟回忆说：“军部改变战术以后，一个地堡一个地堡地掏，将包围圈一点一点收拢。这样看上去进展缓慢，但很有效果。”

当时为第8军工兵营新兵的张羽富回忆说：“打大垭口的时候，李弥又想出一